

论在这个同学小圈里的江湖地位,我是附属的,因纽带关系,从一九八三年毕业后,参加他们的聚会,至今约有四个年头。当年组队发起人说,以后每年初三中午为法定聚会时间。谈法律的人拿捏个中的措辞,法定的意思是雷打不动,除了推不开的公务,每年这个时候无需提醒,自觉清空时间出席。

小组最初有十来个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牛人,历届学生高考上榜,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以专业、勤勉、沉稳、逻辑缜密等特质,获得各种认可,一步步到达各自的职位高度:厅级、局级、副部级,或在某个领域内小有名气。我属于另类,早年从体制内跳槽,去外资,世界五百强,混到总监看见了天花板,在他们面前只字不提,感觉他们的眼睛,只认得市委组织部的红头文件,非官方的免谈吧。

今年龙年,小圈里有两位大哥属龙,借此想八卦他们几句,暂以大哥A和大哥B称呼。大哥A,略有奶奶相,并不是看起来老,而是慈祥。读书时我们女同学私下笑话他,晚自修去教室,肩背一个书包,手拎一个当年爷叔们上班时的标配包,黑色长方形人造革材质。女同学们说,就这么点晚自修时间,带两个包,有走秀嫌疑。后来他邻座自修的同学说,他一晚上要看很多书,文史类的、法理类的、黑格尔的、孟德斯鸠的,还时不时查新华字典,中英文字典,深度用功毋庸置疑。知识的储备不仅助他知己日后成功,而且为他儿子指点迷津。

小辰光,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家里,在四川北路附近开了一个大大的酱园,酱醋酒都放在一个硕大的酱缸里。酱园是前店后作坊,作坊里缸瓮成千上万,工人们忙忙碌碌,川流不息。同学的父亲可能是宁波和绍兴一带人,除了制造酱醋等调味品之外,还腌制雪里蕻咸菜、萧山酱萝卜干、咸鸭蛋等下饭食品。尤其是腌制咸菜十分辛苦,铺一层雪里蕻,撒一层盐,还要用脚不停地踩踏。那时候,课外学习小组在他家的楼上,打开窗口,不仅可以看见他们的劳作,学习之余,还可以下楼直接观看修补缸瓮的趣事。

修缸的手艺人,来到之前,远远地就能够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修缸补缸老酒瓮——”

修缸的时候,我常常能够听到这些修补的艺人,口中唱着一首民谣《王大娘补缸》,由于小辰光经常听,情节依稀还能够记得,说的是一个姓王的娘子,胡搅蛮缠的故事。她家的大缸被人砸碎,人家答应赔偿一只新的,她却死活不答应,理由是新缸不如旧缸光,说明人们的思想里很难接受新的东西。

民谣的开头几句我还能够背诵出来:“担子一挑响叮当,急急忙忙往前闯,前面要去王家庄,王家庄有个王木匠,新娶了个太太王大娘,王大娘命真苦,原来叫做李大娘,丈夫抓走把兵当,李大娘改嫁木匠王保长……”

补缸看多了,发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小的裂缝,用铁屑和上豆腐,加上盐水,填补在裂缝处,风干以后就不漏了。

当年他儿子不在身边,他孜孜不倦地写书信,书信垒起来,比傅雷家书要厚。

大哥A读大学时,已近而立之年,校外有漂亮的女朋友,生日时去校送蛋糕。寝室里的弟兄,热情地请嫂子坐,给嫂子倒水,心里巴不得嫂子快点走,等人家前脚走,后脚所有人都从蚊帐里跳出来,蛋糕即刻一扫而光。那个年代蛋糕是奢侈品,嫂子因此获得好评,日后成了大哥的夫人。工作后大哥撑起袖子,一手抓事业,一手抓知识更新,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意外降临,夫人突然病倒,且一病不起。退休后这几年,他除去探望,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形单影只。我以为他会被子垮,一蹶不振,但相聚时,他依旧云淡风轻,内心不是一般的强大。

大哥B,博学多才,风趣幽默,从事文字工作,成就斐然。他业余时间写书出书,签名奉送给我们,还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读书时因成绩好,又有搞笑天赋,人气很旺。有一次临近考试,专业老师想随机去一个自修教室答疑。我们不少同学,把专业答疑视为救命稻草。大哥自身并无需求,但愿为同学谋福利。那天他和另两个同学,见老师从远处向教室缓缓走来,便迎了上去,他接过老师手中的爷叔包,另两位在老师左右,呈挟持状,到了目标教室,大哥把爷叔包往讲台上一放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同学们闻声抬头,见老师被裹挟而来,哄堂大笑。

2019年秋天,学校筹备复校四十周年,暨我们

## 补缸的故事

周允中

胶水、鸡鸭血和老粉,涂抹填补在沟洞和裂缝处,在太阳底下晒干以后,过了半个月左右,再用桐油涂擦几遍,晾干以后,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牢固程度不下于以前。

补缸是一门专业,当年缸瓮的用途很广,因为运输不方便,所以这类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很多,弄堂里经常能够听到:“修缸补缸老酒瓮——”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叫喊已经消失,但是前辈先人的智慧结晶,却永远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了。

去年夏天上海遇罕见高温天气,尤其是建筑工人在烈日下连续工作,淌下的汗水不知有多少。我觉得汗水是人的成长“雨露”。不怕吃苦,多流汗水,可以锻炼人的品质。我们这一代人在小时候,吃的苦、流的汗不算少。八九岁时凌晨从床上睡眼朦胧爬起来,到小菜场排队买菜。十来岁时已经会生煤球炉和烧饭了,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的孩子哪有这番经历。文体活动多流点汗水,大人心痛了。

家里北阳台外面百米远,是社区最后一个城中村的旧改基地,经过3年的建设,几幢19层的住宅楼封顶了,进入外墙铺设大理石

说来有点意思,虽久居沪上,但幼年的恋苏情结,老来日益浓烈,对姑苏一山一石,一桥一阁总时时挂念。近日邀友赴太仓一游,意外发现了一座有故事的苏式园林——弇山园。

弇山园,其址原为南梁“妙莲庵”,南宋时建“海宁寺”。至明朝,其宅为文史大家王世贞拥有,他自付:“第居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计必先园。”遂与造园高手张南阳筹划设计,此园原名“小祇园”,王世贞后读《穆天子传》:“弇山”有仙境之说,遂改名“弇山园”。经多年营造,弇山园终成“东南第一名园”。

隆冬时节,我随好友们自南门鱼贯而入,入园即见太湖石叠成的假山一座,名唤“点头石”,那山石玲珑剔透,凹凸有致。再观元朝遗物“大铁釜”,锈迹斑斑,旁有洪武古井,饱经风霜。穿过圆形拱门,是一条曲曲弯弯的长廊,每行十步,便有一弯,沿湖景致顾盼生辉,目不暇接,让

第一届学生入校四十周年叠加庆。大哥B受托挥笔,写了篇“集结号”,动情又煽情地呼唤同学们,去学校再坐一次课桌椅,在宿舍前再留一个合影,在学校附近旅馆,再睡一晚,再拥抱一次暗恋,揭穿当年的“小秘密”。

这几年见了大哥B,欢笑频率有所减低,尤其是今年,他拄着拐棍,颤颤巍巍而来,人明显消瘦。慢性病引起他的腿脚疼痛,晚上靠强力安眠药麻醉,得以十二个小时安睡。他坐着,有时因疼痛,脸部肌肉抽搐,好一点时,还试图讲笑话,做大家的开心果。这次他乐观理性地说:人老了,无病无灾度过余生是奢望,大多数人要做好与病痛相伴至死的准备。

今年聚会,大伙儿直面当下,以及未来可能的猝不及防。有人提到电视剧《繁花》,气氛又轻松了起来。我说很喜欢电视剧

大的裂缝,要用钻头沿着裂缝两边,凿成沟状,再用铁屑和硫磺粉在瓦片上烘烤,融化成柔软的硫化铁,加上

板面的施工。每个吊篮里有2名工人,朝西一头的铺设工作最辛苦,因为下午的西晒太阳最厉害。我看到建筑工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干活的,知道他们要把疫情停工延误的工期抢回来。但即使没有疫情的因素,我也了解建筑工人是一支最能吃苦、耐大劳的队伍。

窗外工地变成我眼里的特别课堂,要利用它给小学5年级的外孙女上一课,让她从小树立吃苦耐劳意识,这对她的成长有好处。

暑期中,外孙女在妈妈陪同下,一进门直叫路上热死了。喝了一杯凉开水,休息了一会。我拉

人美不胜收,不亦乐乎!此廊名“振展廊”。沿长堤漫步,路边花木,在朔风中或悬或垂,或抑或俯,姿态各异,甚是舒展撩人。再瞧眼前的小桥流水、碧波荡漾、倒影婆娑,自有说不出的妩媚。移步转境,行过“知津桥”,逗留“墨妙亭”,玩赏“知趣轩”,不觉陶醉于古色古香的幽境之中。回首一眸,小桥因玲珑而别致,凉亭因娉婷而多情,轩屋因精致而暖心,楼阁因华丽而诱人。弇山堂庄重雅致,我隐隐透过花窗,依稀见树荫深处,斑驳摇曳。两只鸟儿栖在枝丫上,怡然自得,清纯恬雅似仙境,这位文坛名宿晚年居于此园,曾语:“我醉欲眠,客可且去”,则陶陶然焉!

王世贞系明“后七子”首领,后为明文坛盟主。因其亲自督

里配的歌,其中最喜欢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在第一集阿宝经爷叔包装,变宝总时响起,第二十七集汪小姐千辛万苦,谈成第一笔牛仔裤生意时响起,跌宕起伏的人生,很像我们的曾经。“你不是不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听着,依然感动,并很励志。

海螺除少数栖居在潮起潮落的滩涂间,大多生活在水深20—30米左右的海底。外形像一个尖锥形的卷筒冰淇淋,蛰伏在绚丽的珊瑚、碧绿的水草间,为腹足类软体动物。坚硬的灰褐色外壳上,一圈圈的螺旋纹循环转至螺尖,保护内里柔软的螺肉;椭圆形的开口,可以伸出它的腹足贴着沙滩缓慢移动,1小时移动几米觅食,以海藻、小鱼小虾等为食。如果你将一只空螺壳贴在耳边,能听到万顷波涛声隐约响起,把海螺捧在手心细细端详,觉得它的螺旋纹和开口,自带一种细腻的工艺感,不能不感叹“造化钟神秀”的鬼斧神工。

当年我在复兴岛上海渔业公司渔船上当船员时,有几种渔获物是不带回来的,其中包括海螺。因为海螺肉要吃活的新鲜的,你下冰舱冷藏带回上海,肯定活不了,再说上海人也不嗜好吃海螺肉。只有哪来回哪去,放生。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们渔船在黄海上作业,天气预报台风将来袭,船长决定去青岛避



起北阳台的竹窗帘,窗外半空中吊着几只“长篮头”,建筑工人冒着高温施工的场景映入眼帘。他们站在狭小的作业空间里,没有任何遮阳的地方。外孙女说这让人怎么受得了?他们手里拿的大理石板材很重吧,我说每块十多斤是有的。这幢楼

需要贴成千上万块,一个夏天不知要流多少汗水啊。外孙女说每天的汗水加起来,大概家里的浴缸能装满。我说恐怕还不止呢。“我长大了要去造大飞机”,外孙女说在室内工作就不会流那么多汗水了。我家西北方向是虹桥机场,正好一架C919大飞机飞过天空。我对孩子说你理

造“弇山园”,此园格调甚高。我信步浏览,不觉碧水环绕、树木葱茏、山石逶迤、楼阁玲珑,皆有难以言述的雅致。此时,冬阳淡抹,树木林立,色彩斑斓,煞是好

## 弇山园内出奇书

曹正文

冬时节,那苔色却靓丽悦目。风过处,摆动的枝条显得那么随意,那么恣意,那么纵情,看着看着,不觉领悟,心中原来向往的是乡野之趣也。

最有意思的是弇山园与两本奇书有缘。万历八年,一位老翁携一袋重重的书稿,请王世贞作序。老翁自述,书稿花27年心血写成,他遍访书商,无人敢刊印,恳请名家以序壮色。王世贞欣然收下,细读后写道:“读此书‘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博而不

繁,详而有要……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作序五百余字,此书终得问世。因书稿有190万字,出书周期长。王世贞写序后一年去世,作者也未能见此书问世,但后人记得他的名字是李时珍,此书为《本草纲目》也。



吹响海螺,召集渔家姑娘集合到沙滩上榕树下持枪操练的女民兵队王海霞的飒爽英姿,令人记忆深刻。之后,船上刮起了一股做螺号之风。将去肉后洗干净的一只只海螺,用钻头在螺顶打一个小孔,再换用小圆锉刀加工稍稍扩大,边加工边吹奏,直至螺号发出宛如海浪拍打礁石的鸣啊声,浑厚顿挫,仿佛天籁之声,成了。螺号是最简单的海螺工艺,后来大家做复杂一些的,如海螺台灯、海螺酒杯、海螺风铃等,看上去很美,渔船回上海送人不错的。至于在青岛栈桥看到的海螺假山、海螺坦克车等,限于船上条件,没法制作。

海螺有时也会使人遗憾。某次在网捕上来的鱼虾分拣归类时,吓了我一跳,海螺壳里冷不丁几张牙舞爪地钻出一只寄居蟹,红底白斑,身子如虾一般稍稍弯曲,前足是一对鳌足,用于攫取食物,后面四对步足,拖着海螺外壳移动。样子很猥琐的入侵者,它钻进壳里将海螺肉吃了,鸠占鹊巢,转身后就成了海螺“房子”的占有者。如果它是一只小寄居蟹,长大后爬出海螺壳,蜕皮,然后再找大一点的海螺,置换“房子”,是海螺的天敌。出于对它的厌恶,山东沿海称其为“海妖”。一般不屑吃的。

## 海 螺

王坚忍

链护栏,尽头是双层双檐八角亭的琉璃瓦覆盖的回澜阁,漂亮的红嘴白翅的海鸥上下飞舞。一路走到回澜阁前,几个小姑娘正手捧海螺工艺品低声问我们:“要不要?”看上去制作精致,有假山、娃娃,还有坦克车,涂了油彩,五色斑斓。我买了一个海螺娃娃。

中午,进了一家青岛海味馆,因为别的海鲜都吃过,唯独海螺肉没尝过,我们点了青岛啤酒和油爆螺片。盘子端上来香气扑鼻,浓郁而不失清新;螺片一入口,口感鲜美,饱满而富有弹性。没想到这样好吃。以前不吃海螺肉,错失一道别有风味的美食。

看来海螺壳和海螺肉,都是宝啊。

不久,电影《海霞》在渔业俱乐部上映。那个在海边“嘟嘟嘟”

解错啦,一架飞机由350万个零部件组成,每个岗位生产一个零件,都需要付出辛勤的汗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商飞公司的“四个长期”标语,由于镜头一闪而过,外公只看清了其中两句“长期攻关、长期吃苦”。所以要记住,吃苦流汗是每个行业的基本要求,高科技单位也不例外。

外孙女住了一个星期,目睹了建筑工人的精心施工和挥汗如雨的场面。回家后,她写了一篇小作文微信发给我,标题是《难忘的悬挂“课堂”》,学习建筑工人的工作精神,把理想的种子埋下去,用汗水浇灌它成长,将来我们生活的城市会更加美好。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春色上墙 (摄影)张成林